

書畫攷略

忠孝節義

將帥本略

十一

皇朝類苑

五十一之五十五

新編皇朝勳克卷第五十

書畫技藝

太祖賜翰林院書畫

本朝平江兩縣木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朝  
舊書亦有是徐鑑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惟演冊入  
院者僅存千餘卷而不成部秩其尤經三史三國志  
晉書即是是地李宗諤在院時奏請其書中署御秩

二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書物本堂初有五十餘軸及景  
德成平中只有兩寸杖半圖三軸斷名家蘆野鴨三  
神像照畫五王飲酒圖二軸周文舉簪亦令其贊贊  
焉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書畫伎藝

太祖賜翰林院書畫

太祖平江南賜本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鉉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惟演再入院編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秩其九經三史王國志晉書即是晁迥李宗諤在院時奏請其書印署部秩

二

太祖平江南所得圖畫賜本院初有五十餘軸及景德咸平中只有兩村牧牛圖三軸無名寒蘆野鴨三軸徐熙筆五王飲酪圖二軸周文舉筆亦令重裝背焉

見金坡遺事

秘閣藏書



端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常置祕閣命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提點供御圖書選三館正本書萬卷實之直直祕閣及校理之職命至擇其人奏署吏以內侍監之其外省自隸百司祕閣列於集賢之下寫御書及百餘卷即祕監以奉進御退藏於祕閣內居從中降圖畫及前賢墨迹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始造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視圖籍賜宴又以供奉僧元藹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見楊文公談苑

### 置御書院

翰林覺士院自五代已來兵難相繼待詔罕習王書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凡詔令刻碑皆不足觀太宗留心筆札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

學

召為御書院祗候遷翰林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求禪師真草千字文缺數百字著補之刻石但得形範而無神妙世亦寶重之修東嶽廟立碑命著書著時任著作佐郎辭以官卑不稱題刻即日遷著作郎時呂文仲為翰林侍讀與著更宿禁中太宗每歲九月後至暮夜即召宿直侍書及待詔書藝於內東門北偏小殿內張燭令對御書字或問以外事常以至乙夜而罷著善大書其筆甚大全用勁毫號散卓筆市中鬻者一管百錢初以紙一番令書八字又一番今書六字又一番四字又一番兩字又一番一字皆極於道勁上稱善厚賞之著後官至殿中侍御史賜金紫太平興國中選善書者七人補翰林侍詔各賜緋銀魚袋錢十萬并兼御書院祗候更配兩院

道

餘者以次補外官自是內署書詔筆體一變燦然可觀人用傳寶遠追唐室矣

見楊文公談苑

### 祕閣畫

太宗皇帝淳化元年八月內出古畫墨跡百一十四軸藏之閣上有唐太宗明皇晉王羲之獻之庾亮梁蕭子雲唐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懷素懷仁墨跡顧愷之畫維摩詰像韓幹馬薛稷鶴戴松牛及近代東丹王李贊華千角鹿西蜀黃筌白兔亦一時之妙也今懷仁墨迹維摩詰像韓馬薛鶴皆不存考之積年舊籍亦不復載大中祥符八年榮王宮火延燔祕閣然則書畫豈亦有亡逸耶祕書省請以祕閣所藏墨迹未經太宗朝摹刻者刊于中有旨從之至建中靖國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內出緡錢十五萬趣其工以

八月旦日畢釐為十卷上之東丹王名突欲阿保機之長子也唐同光中從其父攻渤海扶餘城下之改為東丹國以突欲為東丹王保機死其母立其次子突欲自以失位且畏迫逐歸中國唐明宗賜姓李氏名贊華出鎮滑州贊華尤工畫歸朝載書數千卷自隨亦能為五言詩其子兀欲亦善丹青千角鹿出虜中觀其所畫誠妙筆也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卷首題梁令瓚姓名而以箕宿為風星蓋避明皇諱也此雖不知畫者為誰要是唐人妙筆耳然經星惟有十二宿初疑亡去其餘徐觀其用筆次第所畫蓋至是而止耳昔吳道子畫壁下筆未盡處後之人終莫能繼豈妙於藝者常嗇其巧而不欲盡耶傳古龍用筆簡勁雖朽縑敗裂而神氣動活曾不少虧牧羊圖品

格洒落皆妙作也。比於下庫故畫中得之。因加整治藏之閣上。牧羊圖乃曾氏子以罪籍沒。然驗其印記。蓋太平興國初禁中所蓄畫也。不知外人何自得之。千角鹿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傳古龍牧羊見蓬山圖崇寧四年八月有旨取入內閣之

### 太宗棊品第一

太宗棊品至第一。待詔有賈玄者。臻于絕格。時人以爲王積薪之比也。楊希柴。蔣元吉。李應昌。朱懷辟。亦皆國手。然非玄之敵。玄嗜酒病死。上痛惜之。未年得洪州人李仲玄。年甚小。而棊格絕勝。可侔於玄。歲餘亦卒。朝臣有潘慎修。蔣居才。亦善棊。至三品內侍。陳好玄至。第四品多得侍。棊自玄而下。皆受三道。慎修受四道。好玄受五道。慎修嘗獻詩云。如今樂得仙翁

術也。怯君王。四路饒。又作棊說千餘言。以獻。上喜歎之。皆涉治道。見楊文公談苑

### 撥鐙法

錢鄧州若水嘗言古之善書。鮮有得筆法者。唐陸希聲得之。九五字。擺押鈎格。抵用筆雙鈎。則點畫遒勁。而盡妙矣。謂之撥鐙法。希聲自言。昔二王皆傳此法。自斯公以至陽冰。亦傳之。希聲以授沙門詈光。詈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以詩寄詈光。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變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泝人。詈光感其言。因引薦希聲於貴倖。後至宰相。刀術言江南後主得此法。書絕勁。復增二字。曰道送。今待詔尹熙古亦得之。而所書爲一時之絕。李無惑工篆。亦得其法。查道始習篆。患其體勢柔

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鈎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

墨

仁宗嘉祐中宴大臣于羣玉殿嘗以其墨贈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庭珪雙脊龍尤為佳品

出澗水燕談

草書

九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近年李居簡善草書太宗甚愛之以贊書大夫直御書院上嗣宗亦習而不能精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辨素食言其難卒置也然小草尤難

僧善書

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廬山僧顯彬茂蔣善王書關

板皆不下前輩壽春惠崇善王書又其次

張維

公言張維者蜀人之為沙門後反初尤善王書絕得懷素之骨世鮮能及之王嗣宗曾薦於今上召試御書院維自負其能少肯降屈入院內環視諸人所書不覺微哂衆怒非排之止得隸祕閣為楷書不就景德末扈駕謁陵還經鄭州從幸開元寺觀新塔僧前揖言聞公深信內典願為之碑因諾之後為撰碑維為書真一時之絕也維貧薄甚後寄死人家

縉雲醞匠

縉雲權署一匠善醞經手者罔不醇美嘗令寫其方俾建安姻家造之味不絕佳因召匠詰傳方之謬匠曰方盡於是矣然其醞漿隨天氣溫炎寒涼量多少

弱熙古教以此法仍雙鈎用筆經半年始習熟而篆體勁直甚佳

墨

仁宗嘉祐中宴大臣于羣玉殿嘗以其墨贈之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諸君承賜者皆庭珪雙脊龍尤為佳品出澠水燕談

草書

九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近年李居簡善草書本宗甚愛之以贊書大夫直御書院上嗣宗亦習而不能精諺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辨素食言其難卒置也然小草尤難

僧善書

近年釋子中多善書者廬山僧顯彬茂蔣善王書關

板皆不下前輩壽春惠崇善王書又其次

張維

公言張維者蜀人之為沙門後反初尤善王書絕得懷素之骨世鮮能及之王嗣宗曾薦於御書院維自負其能少肯降屈入院內環視諸人所書不覺微哂衆怒非排之止得隸祕閣為楷書不就景德末扈駕謁陵還經鄭州從幸開元寺觀新塔僧前揖言聞公深信內典願為之碑因諾之後為撰碑維為書真一時之絕也維貧薄甚後寄死人家

縉雲醞匠

縉雲權署一匠善醞經手者罔不醇美嘗令寫其方俾建安姻家造之味不絕佳因召匠詰傳方之謬匠曰方盡於是矣然其醞漿隨天氣溫炎寒涼量多少



之數均冷暖之節攬勻洽嘗味體測此不可口授但  
心能曉耳家有二子亦不能傳其要此亦莊子斲輪  
之義也見王公文公談苑

### 王舍城寺壁

北都臨清縣北王舍城僧寺東一古殿皆吳生畫佛  
像傍有題記類褚河南筆法國朝已來奉使大寮  
者道出寺下例往觀之題名粉板或則取一二像今  
且盡矣

### 秘府書畫

秘府書畫予盡得觀之二王真蹟內三兩卷有陶穀  
尚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瓚二十八宿真形圖李  
思訓著色山水韓光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  
熙稚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 畫三朝聖迹

皇祐中仁宗命待詔高克明輩畫出三朝聖迹一百  
事人物才寸餘宮殿山川車馬儀衛咸具詔學士李  
淑等撰次序贊為十卷曰三朝訓鑒圖鏤板印賜大  
臣宗室

### 張僧繇畫壁

保定軍東北數里曰路曠一小寺殿後照筆舊有畫  
水世傳張僧繇筆勢若搖動真名手也熙寧初地震  
壁壞好事者或取一二段藏去今無復可見矣

### 近時名畫

近時名畫李成巨然山水包鼎虎趙昌花果成官至  
尚書郎其山水寒林往往人家有之巨然之筆惟學  
士院王當北壁獨存人間不復見也包氏宣州人世

以畫虎名家而鼎最為妙今子孫猶以畫虎為業而曾不得其髣髴也。昌花寫生逼真而筆法軟俗殊無古人格致然時亦未有其比。

### 王堂壁畫

王堂北壁舊有董羽畫水二堵筆力遒勁勢若動搖其下三尺頗有兩壞處蘇易簡為學士尤愛重之蘇適受詔知舉將入南宮屬於同院韓丕使召完葺之蘇既去韓乃呼工之赤白者汙墁其半而用朱畫欄檻以承之蘇出見之悵恨累日命水洗滌而痕迹至今尚在時人以蘇之鑿尚韓之純朴兩重焉。見坡遺事

### 君謨潤筆

蔡君謨既為余書集古目錄序刻石其字尤精勁為世所珍余以鼠鬚栗尾筆銅綠筆格大小龍茶惠山

泉等物為潤筆君謨大笑以為太清而不俗後月餘有人遺予以清泉香餅一篋者君謨聞之嘆曰香餅來遲使我潤筆猶無此一種物茲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而可終日不滅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 王捷煉金

真宗朝有王捷者汀州長汀人少時薄遊江介至星子縣夜宿逆旅遇道士授黃白術未盡其要後再遇其人於苑山相携至歷陽指爾靈草并傳以合和密訣試皆有驗仍別付靈方環劍緘滕之書戒曰非遇人君慎勿輕述捷後以祥狂拒禁配流嶺南時供奉官閣門祇候謝德權適總巡兵頗聞其異捷後竄歸闕下德權乃館於私第鍊成藥銀上進真宗異之

命解軍籍使劉承珪詰其事。捷以師戒甚嚴，終不敢泄。唯願見至尊，面陳。於是承珪乃為捷改名中正，俾詣登聞鼓，始得召見。即授捷許州散掾，留止京師。尋授神武將軍，致仕。仍給全俸，遷高州刺史，康州團練使。前後貢藥金銀累巨萬數，輝彩絕異，不類世寶。當時賜天下天慶觀金寶牌，即其所鑄金也。然中正亦不敢妄費，唯周濟貧乏，崇奉仙釋而已。今汀州開元寺乃其施財所建也。卒贈鎮南軍節度使。此近古所未聞也。見青箱雜記

### 雪中芭蕉

書畫之妙，當以神會，難可以形器求也。世之觀畫者，多能指摘其間形象位置、彩色瑕疵而已。至於奧理冥造者，罕見其人。如彥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間

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予家所藏摩詰畫表安卧雪圖，有雪中芭蕉。此乃得心應手，意到便成。故其理入神，迥得天意。此難可與俗論也。謝赫云：衛協之畫，雖不該備形妙，而有氣韻凌跨羣雄。曠代絕筆。又歐陽文忠盤車圖詩云：古畫畫意不畫形。梅詩詠物無隱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見詩如見畫，此真為識畫也。

### 黃梅出山圖

王仲至閱吾家畫，最愛王維畫黃梅出山圖。蓋其所圖黃梅曹溪二人，氣韻神檢，皆如其為人。讀二人事跡，還觀所畫，可以想見其人。

### 按樂圖

國史譜言：客有以按樂圖示王維。維曰：此霓裳第三

疊第一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此好奇者爲之。凡畫奏樂，止能畫一聲，不過金石管絃同用一字，何曲無此聲，豈獨霓裳第三疊第一拍也。或疑舞節及它舉動指法中，則有奇聲可驗，此亦不然。霓裳曲凡十三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作。故白樂天詩云：中序擘騁初入拍，中序即第七疊也。第三疊安得有拍，但言第三疊第一拍，即知其妄也。或說嘗有人觀畫彈琴圖，曰：此彈廣陵散也。此或可信。廣陵散中有數聲異佗曲，如潑擺聲之類，是也。

### 沈括論畫

畫牛虎皆畫毛，惟馬不畫。予嘗以問畫工，工言：馬毛細不可畫，予難之，曰：鼠毛更細，何故却畫。工不能對。大凡畫馬，其大不過盈尺，此乃以大爲小，所以毛細

而不可畫。鼠乃如其大，自當畫毛。然牛虎亦是以大爲小，理亦不應見毛。但牛虎深毛，馬淺毛，理須有別。故名輦爲小牛，小虎，雖毛但略拂拭而已。若務詳密，翻成冗長，約略拂拭，自有神觀，迥然生動，難可與俗人論也。若畫馬如牛虎之大者，理當畫毛。蓋見小馬無毛，遂亦不摹。此庸人襲跡，非可與論理也。又李成畫山上亭館及塔樓之類，皆仰畫飛簷，其說以謂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塔簷間，見其榱桷，此謬論也。大都山水之法，蓋以大觀小，如人觀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見一重山，豈可重重悉見。兼不應見其溪谷間事。又如屋舍，亦不應見中庭及後巷中事。若人在東立，則山西便合是遠境；人在西立，則山東却合是遠境。似此如何成畫。李君蓋不知以大

觀小之法其間折高折遠自有妙理豈在撇屋角也  
畫工畫佛身光有匾圓如扇者身側則光亦側此大  
謬也渠但見彫木佛耳不知此光常圓也又有畫行  
佛光尾向後謂之順風光此亦謬也佛光乃定果之  
光雖劫風不可動豈常風能搖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一  
書畫伎藝

字訛

古文自變隸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益訛舛殆  
不可考如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按字書吳字本從  
口從夊音非非天字也此固近世謬從楷法言之至  
如兩漢篆文尚未發亦有可疑者如漢武帝以隱語  
召東方朔云先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按棗字從東  
音刺不從來此或是後人所傳非當時語如郊金刀  
為劉貨泉為白水真人此則出於緯書乃漢人之語  
按劉字從亞音而從金如栒留駟皆從亞非郊字也  
貨從貝真乃從具亦非一體不知緣何如此字書與  
本史所記必有一誤也

韓偓墨迹

唐韓偓爲詩極清麗有手寫詩百餘篇在其四世孫  
齊處偓天復中避地泉州之南安縣子孫遂家焉慶  
曆中予過南安見齊出其手集字極淳勁可愛後數  
年齊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得司士參軍終于殿中  
丞又予在京師見偓送書光上人詩亦墨迹也與此  
無異

畫佛圓光

名畫錄吳道子嘗畫佛留其圓光當大會中對萬衆  
舉手一揮圓中運規觀者莫不驚呼畫家爲之自有  
法但以肩倚壁畫臂揮之自然中規其筆畫之麤細  
則以一指拒壁以爲准自然均勻此無足竒道子妙  
處不在於此徒驚俗眼耳

晉宋人墨迹

晉宋人墨迹多是弔喪問疾書簡唐正觀中搜求前  
世墨迹甚嚴非弔喪問疾書跡皆入內府士大夫家  
所存皆當日朝廷所不取者所以流傳至今鯉魚當  
腸一行三十六鱗鱗有黑文如十字故謂之鯉文從  
魚里者三百六十也然井田法即以三百步爲里恐  
四代之法容有不相襲者

沈括論書

予從子遼喜學書嘗論曰書之神韻雖得之於心然  
法度必資講學嘗患世之作字分制無法凡字有兩  
字三四字合爲一字者須字字可析若筆畫多寡相  
近者須令大小均停所謂筆畫相近如殺字四字合  
爲一當使又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未字乃二字

合當使上與小二者大小長短皆均若筆畫多寡相遠即不可強牽使停寡在左則取上齊寡在右則取下齊如從口從金此多寡不同也啗即取上齊鉤則取下齊如從木從又及從口從冒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則叔當取下齊喟當取上齊如此之類不可不知又曰運筆之時常使意在筆前此古人良法也

### 樂毅論

王羲之書舊傳唯樂毅論乃羲之親書于石其他皆紙素所傳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迹惟樂毅論石本在其後隨太宗入昭陵宋梁時耀州節度使溫韜發昭陵得之復傳人間或曰公主以偽本易之元不曾入壙本朝入高紳學士家皇祐中紳之子高安世為錢壙主簿樂毅論在其家予嘗見之時石已破缺末後

獨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後十餘年安世在蘇州石已破為數片以鐵束之後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蘇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復見今傳樂毅論皆摹本也筆畫無復昔之清勁羲之小楷字於此殆絕遺教經之類皆非其比也

### 壽聖寺畫壁

王鉞據陝州集天下良工畫壽聖寺壁為一時紗絕畫工九十八人皆殺之同為一坎瘞于寺西廂使天下不復有此筆其不道如此至今尚有十餘堵其間西廊迎佛舍利東院佛母壁最奇妙神彩皆欲飛動又有鬼母瘦佛二壁差次其餘亦不甚過人世之摹字者多為筆勢牽制失其舊迹須當橫摹之茫然不問其點畫惟舊跡是循然後盡其妙也

散草隸

古人以散筆作隸書謂之散隸近歲蔡君謨又以散筆作草書謂之散草或曰飛草其法皆生於飛白亦自成一家 見筆談

畫廳

淳化甲午李順亂蜀張華崖鎮之偽蜀僭後其宮至規橫皆王建孟知祥乘其弊而為之公至則盡損之如列郡之式郡有西樓樓前有堂堂之屏乃黃筌畫雙鶴花竹怪石甚衆名曰雙鶴厅南壁有黃氏畫湖灘山水雙鷺二般畫妙格冠於兩川賊鋒既平公自壞屋盡置畫為一堂名曰畫廳 見雅山野錄

辨畫綉

唐彦猷侍讀詢弟彦範詔俱擅一時才雅之譽彦猷

知書好古彦範文章氣格高簡不屈踈秀比六朝人物尤精翰墨遣一小札必亦華茂妙管忽一客携黃佺黎花卧鵲於花中欽羽合目其態逼真彦猷畜畫最多開篋蜀之趙昌唐之崔彛數名花較之俱所不及題曰錦江釣叟黃佺筆彦猷償其半因暫留齊中少玩其絹色晦淡酷類古縑彦猷訝其圖角有巨印徐潤揭而窺之乃和買綉印彦範博知世故大笑曰和買始於祥符初因王勉知潁州歲大飢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蚕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為例黃佺唐末人此後人矯為也遂還之不受其誣也 見玉壺清話

書字肥瘦

唐初書字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楷薛則尤



極瘦硬矣。開元天寶已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於重濁。故老杜云：書貴瘦硬，方有神。雖其言為篆字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正元元和已後，柳沈之徒復尚清勁。唐末五代，字學大壞，無可觀者。其間楊凝式、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結字，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以書著名，而不免於重濁。故歐陽永叔評書曰：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未必不佳，而世命之為俗物矣。亦有激而云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謂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曰：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脚田舍漢耳。見東軒筆錄。

### 蜀人善畫者

蜀有孫太古，知微善畫山水、仙官、星辰、人物，其性高

介不娶，隱于大面山。時時往來道江、青城，故二邑人家。至今多藏孫畫，亦嘗畫于成都。今壽寧院十一驛，絕精妙，有先君題記在焉。又有李懷素者，成都人，亦善山水，又能為水石毛翎。其常所居及寢處，皆置筆。雖夜中酒醒，睡覺得意時，急起畫於地，或被上，遲明模寫之，則優於平居所為也。又有趙昌者，漢州人，善畫花。每晨朝露下時，遶欄檻，諦玩手中調彩色，寫之。自魏寫生趙昌，人謂趙昌畫染成，不布采色。驗之者以手捫摸，不為采色所隱，乃真趙昌畫也。其為生菜折枝果，尤妙。三人者，平生至意精思，一發於畫，故其畫為工，而能名於世。又有王有者，漢州卒也。州將每令趙昌畫，則遣有服事供應。久之，其畫遂亞於昌。其為人亦清潔，有巧思，非卒之流輩也。見東齋記事。

葉子格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  
號葉子青者撰此格因以爲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  
皆作卷軸其後有葉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  
檢用者卷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如吳彩鸞唐韻  
李郃彩選之類是也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  
寫之因以爲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  
國初猶然後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人無知者  
惟昔揚大年好之仲待制簡大年門下客也故亦能  
之大年又取葉子歌各紅鶴皇鶴者別演爲鶴格鄭  
宣徽戲章郇公得象皆大年門下客也故皆能之予  
少時亦有此二格後失其本今絕無知者見歸田錄

投壺格

司馬溫公既居洛每對客賦詩談文或投壺以娛賓  
公以舊格不合禮意更定新格以爲傾邪險詖不足  
爲去而舊圖爲奇箭多與之筭如倚干帶劍之類今  
皆廢其筭以罰之顛倒反覆惡之大者柰何以爲上  
倒中之類今當盡廢壺中之筭以明逆順大抵以精  
密者爲上偶中者爲下使夫用機徼幸者無所措手  
此足以見公之志雖閑燕嬉戲之中間亦不忘於正  
也

霜花帚

致政王侍郎子獻言天聖中歸其鄉里青州時滕給  
事涉爲守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以帚摹之  
其家尚餘數幅

王祁公家書畫

王邾公家有晉諸賢墨跡唐相王廣津所寶永存珍  
祕圖刻閣立本畫老子西外經唐人畫鑠圖王冀公  
家褚遂良書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見祿東贊步  
輦圖錢文僖書畫最多有大令黃庭經李邕雜蹟錢  
宜靖家王維草堂圖周安惠家王獻之洛神賦蘇侍  
郎家魏鄭公諫太宗圖楚樞密有江都王馬王尚書  
仲儀有回文織錦圖以上皆錄見者近人有收漢祖  
過沛圖者畫迹頗佳而有僧為觀者所指翌日並加  
僧以幅巾見退朝錄

李無惑

李無惑同安人善小篆為翰林待詔蓋斯公陽冰之  
後未見其比徐鉉鄭文寶查道高紳申革葛湍皆江  
東人善篆弗能及也其勁健端妙又過於陽冰士大

夫家藏之以為寶錢塘人吳皓供奉造筆尤妙世莫  
能偕無惑常蓄藏數十百管語人曰皓死當絕筆無  
惑後為常參官宰邑歲常寄萬錢市大筆於皓無惑  
今已死其小篆固無能嗣之者

僧擇仁

永嘉僧擇仁善畫松其初遍求諸家畫松采其所長  
而學之有善畫松身者朽皮者布枝柯者畫釵者根  
石者擇仁盡得其意一夕夢吞數百條龍自是遂臻  
於神妙絕嗜酒每醉揮墨於粉堵絹之上醒乃添補  
之千形萬狀極於竒怪曾飲酒永嘉市肆醉甚顧新  
泥壁取拭盤布濡墨洒其上來日少增修為狂根枯  
疥善畫者皆伏其神

董羽

董羽江左人善畫水太宗作端拱樓命羽四壁畫龍水羽極其精思凡半年而畢羽時爲翰林藝學衣綠意望恩賞太宗與宮中嬪御登樓皇子尚幼遙見畫壁驚畏呼哭不敢視丞令巧墁之羽卒不獲賞

### 朱文濟

朱文濟者金陵人善鼓琴爲待詔性冲澹不好榮利專以絲桐自娛太宗令待詔蔡裔增琴爲九絃阮爲七絃文濟執以爲不可復增裔以爲增之善太宗曰古琴五絃而文武增之今有何不可文濟曰五絃尚有遺音而益以二絃實無所闕上怒斥出後遂增琴阮絃令文濟撫之辭以不能上愈怒面賜蔡裔緋衣文濟班裔上獨衣綠欲以此激之又遣裔使劍

南兩川獲數千緡裔甚富足而文濟藍綬貧困殊不以爲念上又嘗置新琴阮於前令撫之旁設緋衣金帛賞賚物以動其意文濟終守前說上令文濟及裔齋琴阮遣中使押送相府召近臣同聽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絃撫之丞相問曰此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上嘉其有終亦賜緋文濟風骨清秀若神仙中人上令供奉僧元藹寫其真留禁中

### 李成

管丘李成字咸熙磊落不羈喜酒善琴好爲歌詩而尤妙畫山水周樞密使王朴與之友善召至京師將以處士薦之會朴卒乾德中陳守大司農衛融以鄉里之舊延之郡齋日恣飲竟死于酒子覺仕至國子

博士直史館贈成光祿丞葬于浚儀之魏陵鄉宋翰  
長白爲之誌成畫平遠寒林前所未嘗有氣韻蕭洒  
煙林清曠筆勢脫穎墨法精絕高妙入神古今一人  
真畫家百世師也雖昔稱王維李思訓之徒亦不可  
同日而語其後燕貴翟院深許道寧輩或僅得一體  
語全則遠矣考由所作成誌則成未嘗仕也而歐陽  
文忠公以爲成仕至尚書郎按由與成同時人又與  
成子覺同列于朝其所紀宜不妄不知文忠公以何  
爲據也正當以誌爲定

### 翟院深

翟院深營丘伶人師李成山水頗得其體一日府宴  
張樂院深擊鼓爲節忽停擗仰望鼓聲不續左右驚  
愕太守召問之對曰適樂作次有孤雲橫飛淡佇可

愛意欲圖寫凝思久之不知鼓聲之失節也太守笑  
而釋之

###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文章道義天下宗師九世俗所嗜一無  
留意獨好古右刻自岐陽之鼓岱山那繹之篆下及  
漢魏已來碑刻山崖川谷荒林破塚莫不皆取以爲  
集古錄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撮其大要別爲目錄并  
載可以正史學之闕謬者以傳後學跋尾多公自題  
顯復爲之序請蔡君謨書之真一代絕筆也公之守  
毫余主蒙城簿嘗得閱之

### 孔仁謙

杭州有雕木匠孔仁謙一時之絕手嘗於杭州菩提  
寺造千手千眼大悲觀音像既畢度置千手不能盡

九數日沉思如醉一夕夢沙門語之曰何不分形於寶燄之上仁謙豁然大悟如其置列焉特為其妙後又於明州開元寺造一軀如其法千手之制取於襄州畫像凡五百手各持物器五百手結印本神迹也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二  
書畫伎藝

陳文惠

陳文惠公善八分書變古之法自成一家雖點畫肥重而筆力勁健能為方丈字謂之堆墨八分九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迹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

預浩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高而制度甚精都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人恠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預都料為法有水經三卷行於世

世傳浩惟一女年十歲每卧則交手於胷爲結締狀  
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吳正肅

藏書畫者多取空名偶傳爲鍾王顧陸之筆見者爭  
售此所謂耳鑒又有觀畫而以手摸之相傳以謂色  
不隱指者爲佳畫此又在耳鑒之下謂之揣骨聽聲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貓未知其精  
粗丞相正肅吳公與歐公姻家一見曰此正午牡丹  
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貓眼  
黑睛如線此正午貓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  
貓眼早暮則睛圓日高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線耳此  
亦善求古人之意也

高益之

相國寺舊畫壁乃高益之筆有畫衆工奏樂一堵最  
有意人多病擁琵琶者誤撥下絃衆管皆發四字琵  
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掩下絃誤也予以謂非誤也  
蓋管以發指爲聲琵琶以撥過爲聲此撥掩下絃則  
聲在上絃也益之布置尚能如此其心匠可知也

宋迪

度支員外郎宋迪工畫尤善爲平遠山水其得意者  
有平沙鴈落遠浦帆歸山市晴嵐江天暮雪洞庭秋  
月瀟湘夜雨煙寺晚鐘漁村落照謂之八景好事者  
多傳之往歲小蜜村陳用之善畫迪見其畫山水謂  
用之曰汝畫信工但小失趣用之深伏其言曰常患  
其不及古人者正在於此迪曰此不難耳汝先當求  
一敗牆張絹素訖倚之敗牆之上朝夕觀之觀之既

父。隴素見敗墻之士。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像。心存目想。高者爲山。下者爲水。坎者爲谷。缺者爲澗。顯者爲近。晦者爲遠。神領意造。恍然見其有人。禽草木飛動往來之象。了然在目。則隨意命筆。默以神會。自然境皆天就。不類人爲。是謂活筆。用之自此。畫格日進。

徐鉉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屈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倒側。故鋒常在畫中。此用筆之法也。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蠡古火切匾之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蠡匾之法。非老筆不能也。

徐熙黃筌

國初江南布衣徐熙。僞蜀翰林待詔黃筌。皆以善畫

著名。尤長於畫花竹。蜀黃筌并二子居寶居實弟惟堯。皆隸翰林圖畫院。擅名一時。其後江南平。徐熙至京師。送圖畫院。品其畫格。諸黃畫花。妙在賦色。用筆極新細。殆不見墨迹。但以輕色染成。謂之寫生。徐熙以墨筆畫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氣迥出。別有生動之意。筌惡其札已。言其畫麗惡不入格。罷之。熙之子乃效諸黃之格。更不用墨筆。直以彩色圖之。謂之沒骨圖。工與諸黃不相下。筌等不能復瑕疵。遂得齒院品。然其氣韻皆不及熙遠甚。

鄭工部

鄭工部文寶在江南。師徐騎省。小篆嘗篆千字文。以示鉉。其字字不出一中指之甲。騎省嘗曰。篆難於小而易於大。鄭子小篆。李陽冰不及。若大篆。可兼爾。



陳康肅

陳康肅公堯咨善射當世無雙公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園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又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康肅公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爾康肅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之澀之自錢孔而入錢不濕因曰我亦無它惟手熟爾康肅笑而遣之此與莊生所謂解牛斲輪者何異

二

陳堯咨善射百發百中世以為神常自號小由基及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夫人問汝典郡有何異政堯咨

云荆南當要衝日有宴集堯咨每以弓矢為樂坐客罔不嘆伏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務行仁化而專一夫之伎豈汝先人之志耶杖之碎其金魚見灑水燕談

覆射

丁文果司天監丞無他學惟善覆射太宗時以為娛一日置一物器中令射之果乃課其經曰藹藹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職一日兩衙啓之乃數蜂也又令壽王邸取一物令射之果曰有頭有足不石不玉欲要縮頭不能入腹啓之乃歷書石龜也即日賜緋并錢五萬見玉壺清詠

蹙融

蹙融或謂之蹙戎漢書謂之格五雖止用數基共行

其奈乎

一道亦有能否徐德占善移遂至無敵其法以已常  
欲有餘裕而致敵人於險維知其術止如是然卒莫  
能勝之

雖

### 造弓

予伯兄善射自能為弓其弓有六善一者往體少而  
勁二者和而有力三者久射力不屈四者寒暑力一  
五者絃聲清實六者一張便正九弓往體少則易張  
而壽但患其不勁欲其勁者妙在治筋九筋生長一  
尺乾則減半以膠湯濡而梳之復長一尺然後用則  
筋力已盡無復伸弛又揉其材令仰然後傅角與筋  
此兩法所以為筋也九弓節短則和而虛虛謂腕力  
節長則健而柱柱謂挽過吻則木強而不來節節得  
得中則和而有力仍絃聲清實九弓初射當天寒則

勁強而難挽射久天暑則弱而不勝矢此膠之為病  
也九膠欲薄而筋力盡強弱任筋而不任膠此所以  
射久乃不屈寒暑力一也弓所以為正者材也相材  
之法視其理其理不因矯揉而直中繩則張而不跛  
此弓人之所當知也

### 板印書籍

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已  
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曆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  
法用膠泥刻字薄如錢唇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  
設一鐵板其上以松柏鵝和帚灰之類冒之欲印則  
以一鐵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範為一板持  
就火燭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  
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

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  
經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  
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二十餘印以備一板內  
有重複者不用則以帛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  
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  
木為之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  
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再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  
印自落殊不沾汚昇死其印為予羣從所得至今保  
藏

### 造舍之法

造舍之法謂之木經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  
声自梁以上為上分地以上為中分階為下分凡梁  
長幾何則配極幾何以為棖等如梁長八尺配極三

尺五寸則廳法堂也此謂之上分楹若干尺則配堂

基若干尺以為棖等若楹一丈一尺則階基四尺五

寸之類以至承拱棖楠皆有定法謂之中分階級有

峻平慢三等宮中則以御輦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

垂盡臂後竿展盡臂為峻道前荷輦十二人前二人曰

次曰前荷輦後一人曰後荷輦又後一人曰後條木後曰前竿

平肘後竿平肩為慢道前竿垂手後竿平肩為平道

此之謂下分其書三卷近歲土木之工盡為嚴善舊

木經多不用未有人重為之亦良工之一業也

### 綴術

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筭家謂之裏術裏術文象  
形如繩木所用墨斛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  
之綴術謂不可以刑察但以筭數綴之而已北齊祖

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朮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鰲臚  
 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隙積一術古法九  
 筭方積之物有立方謂六幕皆方者其法再自乘則  
 得之有塹堵謂如土墻者兩邊殺兩頭齊其法併上  
 下廣折半以為之廣以直高乘之又以直高為句以  
 上廣減下廣餘者為股句股乘弦以為斜高有芻童  
 謂如覆斗者四面皆殺其法倍上長加入下長以上  
 廣乘之併二位法以高乘之六而二隙積者謂積之  
 有隙者如累棊層壇及酒家積鑿之類雖似覆斗四  
 面皆殺緣有刻缺及虛隙之處用芻童法求之常失  
 於數少予思而得之用芻童法為上行下行別列下

廣以上廣減之餘者以高乘之六而一併入上行

假

積鑿最上行縱廣各二鑿最下行各十一行也

次先以上二行相次率至十二當十一行也

法求之倍上二行長得四併八下長得十六以上廣乘

四以下高乘之得二千七百八十二併二倍得三百四十二

上廣減之餘十以高乘之得六百四十九併入上行得

三千八百九十四六而一得六百四十九此為鑿數

也芻童求見實方之積隙積履畝之法方真曲直盡

求見合角不盡益出菱積也

矣未有會圓之術九圓田既能析之須使會之復圓

古法惟以中破圓法折之其失有及三倍者予別為

折會之術置圓田徑半之以為弦又以半徑減去所

割數餘者為股各自乘以股除弦餘者開方除為勾

倍之為割田之直徑以所割之數自乘退一位倍之  
 又以圓徑除所得加入直徑為割田之孤再割亦如  
 之減去已割之數則再割之數也

假令有圓田徑十步欲割二步以半

徑為三弦五步為股自乘得二十五又用弦外有十六開平方  
步餘三弦五步為股自乘得九用弦外有十六開平方  
自乘得四步為勾信之為八退上一倍徑為四尺以負徑除  
今負徑十已得盈數無可除只用四尺加入直徑為  
所割之孤九得直徑入步四尺也再割亦依此法如  
負徑二十步求孤數則當折此二類皆造微之術古  
書所不到者漫志于此

曆術

淮南人衛朴於曆術一行之流也春秋日蝕三十六  
諸曆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惟一得二十七  
朴乃得三十五惟莊公十八年一蝕今古算皆不入  
蝕法疑前史誤耳自夏仲康五年癸巳歲至熙寧六  
年癸丑九千二百一年書傳所載日食九四百七  
十五眾曆考驗雖各有得失而朴所得為多朴能不  
用算推古今日月蝕但口誦乘除不差一算九大曆

悉是算數令人就耳一讀即能暗誦傍通曆則縱橫  
誦之嘗令人寫曆書寫訖令附耳讀之有差一算者  
讀至其處則曰此誤某字其精如此大乘除皆不下  
照位運籌如飛人眼不能逐人有故移其一算者朴  
自上至下手循一遍至移算處則撥正而去熙寧中  
撰奉元曆以無候薄未能盡其術自言得六七而已  
然已密於他曆見沈括筆談

蹴鞠

蹴鞠以皮為之中實以物蹴蹋為戲樂也亦謂為毬  
焉今所作牛彘胞納氣而張之則喜跳躍然或俚俗  
數少年簇圍而蹴之終無墮地以失蹴為耻久不墮  
為樂亦謂為築毬鞠也蹴陳力之事故習蹇鞠乃習  
射之道後變鞠為木角者見其圓轉自若似辯其間

不無法度形勢故有著蹴鞠二十五篇書也枚舉著賦詠焉又霍去病穿域躡音踏鞠穿地作鞠室也士之言謂之論今有步打徒打不徒則馬打大有規制禮格用意竒巧取其精練者為上今聖精敏此藝置供御打毬供奉亦猶唐有後園小打毬官也然時習之不為常好也矣

二

顏師古注霍去病傳去病穿域躡鞠云鞠以皮為之實以毛蹙躡而戲也顏謂鞠乃如此至晚唐已不同矣歸氏子弟朝皮日休云八片尖斜砌作毬火中燂了水中揉一包閉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國朝士人柳三復最能之丁晉公亦好焉作詩叙述曰背裝花屈口易反膝白打大廉斯又曰進前行兩步蹶

脚立多時初柳為進士欲見晉公無由會晉公蹴後園柳往伺之毬果併出柳即挾取左右以告晉公亦素聞柳名即召之柳白襴懷所素業首戴毬以入見晉公再拜者三出懷中書又再拜每拜輒轉至背膂間既起復在幞頭上晉公大竒之留為門下客世傳毬最賤藝天下萬事皆弟子拜師獨毬弟子學毬或富貴子弟而善毬者率多賤人每勞賜以酒必拜謝而去是師拜弟子也術不可不慎此亦可喻大云見劉貢父詩話

圍碁

圍碁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教之也其法非智不能能有高下臨局下子則見其愚智也孟子曰弈秋通國之善

弈者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唯弈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則弗若之矣唯是其智弗若與曰非也注弈人名秋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其不致志也楊雄方言中關之東西異耳弈即碁也今碁品以國手爲極何謂國手耶孟子云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此言一國之內更無敵者也如南朝以羊玄保爲逸品梁武帝同之然南北國局狹故言通國也若孟子時六國也若天下一統殊無抗敵可稱爲天下絕格也齊高帝子曰華隨在淮陰破荻爲片縱橫以爲碁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東漢馬融著賦焉今皇帝善弈可稱絕格也何耶凡諸道進碁者皆秋國格及賜侍御也盡校二道三道焉御製局角圖勢數卷班行

二

小說唐僧一行曾筭碁局都數凡若干局盡之予嘗思之此固易耳但數多非世間名數可能言之今略舉大數凡方二路用四子可變八千十一局方三路用九子可變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局方四路用十六子可變四千三百四萬六千七百二十一局方五路用二十五子可變八千四百七十二億八千八百六十萬九千四百四十三局古法十萬爲億十億爲兆萬兆爲棟筭家以萬萬爲億萬萬億爲兆萬萬兆爲垓今且以筭家數計之方六路用三十六子可變十五兆九十四萬六千三百五十二億八千二百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六局方七路以上數多無名可紀盡三百六十一路大約連書萬字五十二即是局之

大數萬字五十二最下萬字是萬局第二是萬萬局第三是萬億局第四是一兆局第五是萬兆局第六是萬萬兆謂之一垓第七是垓局第八是萬萬垓第九是萬倍萬萬垓兆外無名可紀但五十二次萬倍乘之即是都大數零中數不與其法初一路可變三局一黑一白一空自後不以橫直但增一子即三因之九三百六十一增皆三因之即是都局數又法先計循邊一行為法九十九路得一十億六千二百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局九加一行即以法累乘之乘終十九行亦得上數又法以自法相乘得一百三十五兆八百五十一萬七千一百七十四億四千八百二十八萬十千三百三十四局此是兩行九三十八路變得此數也下位副置之以下乘上又以也

上乘下置為上位又副置之以下乘上以下乘下加一法亦得上數有數法可求惟此法最徑捷只五次乘便盡三百六十一路千變萬化不出此數碁之局盡矣

### 彈碁

彈碁葛洪西京雜記云漢成帝好為蹴鞠羣臣以此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擇似此而不勞者奏之時劉向乃作彈碁以獻帝甚悅賜青羔毬紫絲履服以朝覲焉梁冀善彈碁也魏文帝好擊劍彈碁彈碁最精以巾拂之他無敵者自矜奇絕有客稱能賜之偶局而所戴葛巾拂擊勢奇敏焉藝經云彈碁二人對局白黑各六枚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局以石作焉或云宮中粧奩戲不知造者故有鏤背局似香奩



蓋故也。用紅綠牙作碁，上下字號之，手指碁局取勢相擊，墮多者為負。排之上狹，下寬，名八勢也。宋帝嘗謂杜道鞠彈碁為一絕。南朝盛行，太平興國中，宣問能者進局，并碁子上習未久，而極其妙焉。見贊寧要

西京雜記云：漢元帝好蹴鞠，以蹴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碁之戲。予觀彈碁絕不類蹴鞠，頗與擊鞠相近，疑是傳寫誤耳。唐薛嵩好蹴鞠，劉錡勸止之，曰：為樂甚眾，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此亦擊鞠。唐書誤述為蹴鞠。彈碁今人罕為之，有譜一卷，盡唐人

所為，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為小壺，四角微隆起。今大名開元寺佛殿上有一石局，亦唐時物。

李商隱詩曰：玉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具有此法。柳子厚叙碁用二十四碁者，即此戲也。漢書注云：兩人對局，白黑子各六枚，與子厚所記小異。如奕碁古局用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黑白碁各百五十，亦與後世法不同。筭術多門，如求一上驅搭，因重因之類，皆不離乘除，惟增成一法稍異，其術都不用乘除，但補虧就盈而已。假如欲九除者增一，便是八除者增二，便是但一位一因之。若位數少則頗簡捷，位數多則愈繁，不若乘除之有常。然筭術不患多學，見簡即用，見繁即變，不膠一法，乃為通術也。



歐陽文忠公

歐陽文忠公在蔡州，屢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間言曰：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陽荅曰：某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進退以全節，豈可更俊驅逐乎？承禧歎息無以荅。既而以太子少保致仕。倦遊雜錄

陳喬

陳喬仕江南，為門下侍郎，掌機密。後主之穰疾不朝，喬預其謀。及王師問罪，誓以固守。時張洎為喬之副，常言於後主，苟社稷失守，二臣死之。城陷，喬將死，後主執其手曰：當與我同北歸。喬曰：臣死之即陛下保無恙，但歸咎於臣為陛下建不朝之謀，斯計之上也。擊其手去，入視事廳內，語二親僕曰：共縊殺我。

二僕不忍，解所服金帶與之，遂雉經。後主求喬不得，或謂張洎曰：此詣北軍矣。喬既死，從吏撤扉而瘞之。明年朝廷嘉其忠，詔改葬。後見其屍如生而不僵，鬣髮鬱然。初求死不得，人或見一大夫，衣黃半臂，舉手影自南廊而過，握得屍，以右手加額上，如所覩者。楊

支公談苑

劉溫叟

國初，御史中丞劉溫叟博學博厚，動必由禮。父諱岳，溫叟終身不聽絲竹。嘗令子和藥，有天靈蓋，溫叟見之，愀然，亟令致奠，瘞于郊外。五代士人鮮蹈禮義，獨溫叟篤行為世所推。

馬遂

慶曆末，妖賊王則盜據甘陵，賈魏公鎮北門，倉卒遣

將引兵還城。未有破賊之計。公日夜憂思。有指使馬  
遂者。白公曰。堅城深池。不可力取。願得公一言。手殺  
元兇。餘黨可說而下也。公壯其言。遣行丁寧祝之曰。  
壯士立功名。在此行也。遂至城下。浮渡濠水。呼守  
城者。乘匹練。縋身以上。見賊偶坐。為陳朝廷恩信。爾  
能束身出城。公為爾請於朝。亦不失富貴。若守迷自  
固。天子遣一將。提兵數千。不日城陷。血膏劍戟。肉飽  
犬彘。悔無及矣。辭甚激切。賊不荅。遂度終不能聽。乃  
復白曰。公有密旨。願屏左右。以語賊。令左右引避。遂  
急擊賊仆地。振其喉。幾死。左右兵至。遂被殺。聞者莫  
不義之。是時翰林鄭毅。夫方客魏。特為之作傳。並

水燕談

### 趙師且曹觀

儂賊破邕州。偶江漲。遂乘桴公流入番禺。時贊善大  
夫趙師且知康州。到任始一日。賊既迫境。諭官屬吏  
民使避賊。謂曰。吾固知斯城不可守。守城而死。乃監  
兵洎吾之職也。若曹無預禍。賊既至。率弱卒不滿百。  
禦之半日。城陷。趙與監兵者皆死之。士卒得免者無  
一二。先是。一日。趙方出其妻。藏於山谷。道上生一子。  
弃草中。賊去。凡三日。復歸視之。尚生。人謂忠義之感。  
有曹觀者。以太子中舍知封州。賊既至。乃易服遁去。  
未十餘里。為賊所擒。賊首謂曰。汝乃好罵我南人。作  
蠻者也。今日猶不拜邪。曹竟不屈。至晚。積薪燔死。于  
江壩。時本路主漕運者。與曹有舊。仍移師且事。勒詩  
于石。朝廷贈觀太常少卿。子孫弟姪。洎女子。受官賞  
命服者數人。趙贈衛尉少卿。一子得殿直。趙史君之

事嶺外率知之。康人爲之立祠堂。至今祭祀不絕。

### 劉潛

劉潛以淄川職官權知鄆州平陰縣事。一日與客飲驛亭。左右忽報太夫人暴疾。潛馳歸。已不救矣。潛抱母一慟而絕。其妻見潛死。復撫潛屍。大號而卒。時人傷之曰。子死于孝。妻死于義。孝義之事。併集于家。

並

### 徐積

山陽徐積。仲車博學志行。父石少亡。積終身不登山。行遇石。必避。曰。嘗冒暑道遇奔喪者。輟馬以遺之。徒行還家。年僅四十。勉從母命。作詩賦。一舉登第。父之喪。母哀毀過人。鄉里化之。葬其母。助葬者數十人。

### 支漸

資州資陽縣支漸。熙寧中喪母。既葬廬墓。日三時號慕。躬行膝步。負土成墳。有雙白鶴徘徊松上。明年狸馴。側觀漸上土。又有異鳥。一目如丹。每漸哭。鳥亦一悲鳴。夜有一狐狸環呼墳側。如巡警狀。久之有羣鳥翔集中。一白鳥獨日至。又有五色雀萬餘。隨漸行。哭七日而去。年七十。每號慟涕。淚流如雨。日食脫粟。不盥手洗足。所衣苴麻。碎爛不易。鬚髮蓬亂。久皆斷落。見者爲之悽惻。鄰舍子勾氏自娶。弃其父母。觀漸至。行。感愧。迎其親。侍奉不懈。後年八十餘。與其妻王氏。皆康寧。漸白髮。再黑。四齒脫。復生。步履輕捷。飲食如少年。人以其爲至孝之感。神宗詔賜漸粟帛。付之史官。元祐八年。范祖禹奏乞優與旌獎。以助孝治。詔以爲資州助教。並灑水無談。

宋壽昌

司農少卿朱壽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長仕於四方孜孜尋訪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傳其母嫁爲關中民妻壽昌即弃官入關中得母於陝州士大夫嘉其孝節多以歌詩羨之蘇子瞻爲作詩序且譏歎世人之不養者李定見其序大惋恨會定爲中丞劾嘗作詩謗訕朝廷事下御史府鞫劾將致不測賴上保持之止黜軾黃州團練副使軾素喜作詩自是咋舌不敢爲一字

鍾離君

余爲兒童時嘗聞祖母集慶郡夫人言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婚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至堂前熟視

地之窳處惻然泣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家父於此穴地爲毬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窳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爲婢鍾離君遽呼牙會問之復質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令而止其子且曰吾買婢得前令之女吾特怜而悲之義不可久辱當輟吾女之奩篋先求婚以嫁前令之女也更俟一年別爲吾女營辦嫁資以歸君子可乎許君荅書曰邁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人之女配吾子然後君別求良與以嫁君女於是前令之女卒歸許氏祖母語畢歎曰此等事前輩之所常行今則不復見矣余時尚幼恨不記二令之名姑書其事亦

足以激天下之義夫 並東軒筆錄

### 曾簡肅

仁宗在東宮，曾簡肅公宗道為諭德，其居在宋門外，俗謂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側，號仁和酒，有名於京師。公往往易服微行，飲于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及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先入白，乃與公約曰：上若怪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幸先見教，冀不異同。公曰：但以實告。中使曰：然則當時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罪大也。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公何故私入酒家，公謝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來，遂與之飲。然臣既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真宗笑曰：卿

為官臣，恐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晚年每為章獻明肅太后言，羣臣可大用者數人，公其一也。後章獻皆用之。廬陵歸田錄

### 趙延嗣

趙鄰幾好學，善著述。太宗朝，權知制誥，逾年卒。子東之，亦有文，前以職事死塞上，家極貧，三女皆幼，無田以養，無宅以居。僕趙延嗣者，久事舍人，義不轉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雖若不避，如是者十餘年。三女皆長，延嗣未嘗見其面。一日至京師，訪舍人之舊謀，嫁三女。見宋翰林白揚侍郎微之，發聲大哭，具道所以。二公驚謝曰：吾徒被襦衣冠，且與舍人友，而不能恤舍人之孤，不迨汝遠矣。即迎三女京師，求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為之作

傳以勵天下云

于令儀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及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鄰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盜耶曰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予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夜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鄉里稱君為善士君擇子姪之秀者起學堂延名儒以掖之子及姪傑恂繼登進士第今為曹南令族

姚西云

唐正元中調卒戍邊河中府永樂縣民姚栖雲之父語其兄嗣未立無往其幸已有子請代兄行遂戰歿

塞上時栖雲方三歲後其母再嫁栖雲鞠於伯母如事其母伯母亡栖雲葬之又招魂葬其父盧於墓次終身哀慕不衰縣令蘇轍以俸錢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詔加優賜旌表門閭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盧墓五世孫厚六世孫雅七世孫文八世孫敬真九世孫直十世孫宗明慶曆初本府奏自栖雲十世同居顯有孝行仁宗詔賜旌表復其徭役十一世孫用和十二世孫士明十三世孫德自宗明至德又三世自慶曆至今又五十餘年而其家孝友如故姚氏世為農無為學者家不甚富田數十頃聚族百餘口子孫躬耕農桑僅給衣食歷三百餘年無人異辭者經唐末五代兵戈亂離



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下未或有也。宋樂熙寧初併隸河東。余元祐中知河東以狀列於府乞特敷奏下其事史官重加旌表特免戶下役錢以旌孝義以厲風俗狀下尚書不報。並通水燕談

莫節婦

翰林朱昂嘗撰莫節婦傳大為人倫之勸節婦莫少歸周謂謂昭州人布衣謁。太祖召便殿試時務大稱。上旨擢贊善大夫當天造之初凡所任人處置從便符彥卿暴恣不法除謂為屬邑永濟縣令俾繩之彥卿聞其來魂膽俱喪鞭橐郊迓謂但捐於馬上果境上數強盜劫財傷人彥卿受賂縱之使逸謂出令敢有藏盜者斬不數日獲之不解府即時斬決以按具奏。太祖大壯之。興國二年詔遣副廣南羅延

吉為轉運副使以定嶺寇時奔命赴道不得與莫別後委寄繁劇嶺塞馳走不還於家二十六年父欲奪莫嫁之莫泣謂曰吾夫豈碌碌久困者邪食貧守死以伺之父不敢強莫執禮事舅姑益謹閨壺有法家素貧莫歲事蚕績得絲則機而為杼軸勤儉自營生計漸盛子長築舍於外置書命師教之後產業益豐舅姑將老選美丘大為壽坎松檟茂密盡得其制又為其夫創上腴田數百頃水竹別墅高閣相望然謂在路亦修高節以莫二十六年間畢一婚二嫁皆清望之族殆謂歸俱已皓首勸夫偕老於家林焉。

張誠

鄆州須城縣楊村民張誠者其家自緇至誠六代同居九百一十七口內外無間言衣裳無常主旦日家

長坐堂上率子弟而分職事罔不祇勤張氏世無冠冕者不讀書耕田捕魚為業無蓄積歲給一歲而能人人孝悌友順六世幾二百年百餘口無一日少異亦尚也

### 曹修古女

曹修古明道初為御史知雜上書乞莊獻太后還政謫守興化軍暴疾終于室家至貧死之日無衣以斂郡之寮屬若吏民之賢者莫不號慕歎惜相與出錢帛數十萬賻其家曹女年始笄泣語其母曰先人忠節名天下不幸以直言謫死且君子不家於喪安可受此以浼我先人之全德哉哭不以謝而遣之吏民固請卒不受一錢其純孝高識如此曹建安人四御史之一也並羅水燕羨

### 衛融

衛融字明遠太原劉崇相國劉均助李筠融為王師所擒太祖責謂何故贊成劉均助李筠對曰犬各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溫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豈為陛下用臣今得路必走河東太祖怒以鐵槌擊其首遣曳出戮之融厲聲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太祖謂左右曰此忠臣也命釋之召於御坐前以萬金良藥親傳其瘡賜襲衣金帶鞍馬既而太祖欲放融歸乃先遣融為書以諭鈞候周光遜等即遣融去不報乃復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師

### 崔翰

崔融京兆人以鎮安軍節使充高陽關都部署召還

以疾留京師疾間請見上曰臣以身許國不願死於家太宗壯之復令之任翰驍勇有方略所至立功萊公少時不修小節頗受飛鷹走犯大夫人性嚴嘗不勝怒舉秤鎚投之中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捫其痕輒哭

史吉

康定初夏虜寇延州求平寨主監押欲引兵匿深山俟虜去復歸指揮使史吉師所部數百人遮城門立於馬前曰寨主監押欲何之二人以其謀告吉曰如此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此往還之迹何可掩異日為有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於馬前不然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慙懼引轡而返虜至圍城吉帥眾拒守數日而虜去朝廷以

寨主監押完城功名遷一官吉曰幸不喪城寨吾論功乎後官至圍練使女為郭達夫人亦有明識達善治生家甚富夫人嘗規之曰我與公俱老所衣食能幾何子孫皆有官位望不輕胡為多藏以敗名也

范蜀公蒙求

任福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少時頗涉書史咸平中應募補殿前諸班以材力選為列校凡六遷至遙領刺史寶元初夏州趙元昊始絕朝貢朝廷選班直諸校有勇幹者除前班官任以邊事除福莫州刺史充嵐石濕州都巡檢使尋改鳳翔秦鳳階成等路駐泊馬步軍副都部署兼知隴州康定元年遷沂公圍練使充鄜延路駐泊兵馬部署尋徙知慶州兼邠寧環慶路兵

馬部署安撫使。是歲九月，福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拔之，破其四十餘帳，獲偽防禦團練使等七人。朝廷賞其功，遷賀州防禦使，兼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月餘，又遷侍衛親軍都虞候。明年春，受詔乘傳至涇原，與陝西都部署經制邊事。二月，元昊寇渭州，福與諸將出兵，合數萬人禦之，先戰小利，乘勝直進。至三川口，忽遇虜兵，且二十萬，官軍大敗，矢中福子懷亮之，嗙懷亮墜馬，接福馬，鞅告之。福猶趣以疾戰，虜擊懷亮墜崖死。福策馬運四刃鐵簡，與虜鬪，身被十矢，頰中二刃，乃為虜所殺。時年六十一。上聞而惜之，贈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進封其母董氏為隴西郡太夫人，妻王氏封瑯琊郡夫人。子懷德除供奉庫副使，懷亮贈率府副率，懷譽除供奉官，懷謹侍贈甚多。

禁孫惟恭惟讓皆除殿直。姪懷玉除借職，賜田宅，賻新雕。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三

皇朝類苑卷五十四  
忠孝節義  
將帥才略  
柳仲塗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  
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資以辦  
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  
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  
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四

忠孝節義 將帥才略

忠孝節義

柳仲塗

河東先生柳仲塗少時縱飲酒肆坐側有書生接語  
乃以貧未能葬其父母將謁魏守王公裕求資以辦  
事先生問費幾何曰得錢二十萬可矣先生曰子姑  
就舍吾且為子謀之罄其貲得白金百兩錢數萬以  
遺之議者以郭代公之義不能遠過

死婦阿毛

啓說者不知何人所撰偶一弊冊中錄之云熙寧丙  
辰四月二十六日襄州通衢一死婦阿毛其夫楊金  
配隸房陵既死本州請陳願負夫骨歸葬故鄉遭時

大疫遂斃于道。嗚呼！轅門之匹婦，豈不知改從於人，免凍餒以苟餘生乎？翻能以義藏中，惇然不憚數千里之遠，負夫骨以歸。此節婦義女之為，及斃於道，天乎！福善助順之理，信所以難忱也。膏梁士俗之家，夫始屬續，已欲括奩，結橐求他耦，而適者多矣。宜將何理以殛之？玉壘清言

馮守信

馮守信事。真宗為步軍指揮使，會郊禮，其弟欲以其子冒為守信子，取高蔭。守信曰：吾自行伍，主上拔擢至此，每愧無以報稱，奈何欺之邪？是歲并巳子，無所蔭，以明於第，無所愛。

田元均

慶曆中，田元均帥秦鳳，喪其父，乞解官奔喪。仁宗

累降手詔，又遣中使，勉諭元均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隅無事，而區區犬馬之心，不得自從，因泣下。上視其貌，乃許終喪。其後雷韓公以宰相丁母憂，仁宗詔諭數十，竟終喪，乃起。蓋大臣終喪，自二公始。通水燕談

相州部民張某

張洎言典相州日，有部民張某殺一家六人，詣縣自陳。縣上州，洎詰之曰：某家之姻貧困，常取息，少有所負，被其詬辱，我熟見而心不平，思為姻家報仇，幸畢其志。然所恨七口，而遺其一，使有噍類，私讎已報，願就公法。洎曰：殺人一家，寧無黨乎？對曰：某既出身就死，肯復連及同謀？又曰：汝何不忘命？對曰：姻家即其鄰，苟不獲盜，豈得安堵？又曰：汝不即死，何就縲紲？曰：

我若滅口誰當下吾姻之不與謀又孰與暴其事於天下等死死義可乎洎曰吾將聞上免汝之死曰殺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殺止殺若殺人不誅是殺人終無已豈願以一身亂天下法哉速死為幸洎嗟嘆數四卒案誅河朔間無不傳其事者

楊文公談苑

龔穎邵武人先仕江南歸朝為侍御史嘗憤叛臣盧絳殺其叔慎儀又害其家後絳來陛見舞蹈次穎邊前以筋擊而踣之太祖驚問其故穎曰臣為叔父復讎非有他也因俯伏頓首請罪極言絳狼子野心不可畜太祖即下令誅絳義穎而赦之

劉溫叟

劉溫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遊嵩華每赴內宴聞鈞

奏回則號泣移時以謂若非君命則不至於是此與唐李賀父名晉肅賀不敢舉進士事頗相類

並青箱雜記

張蘊

咸平中契丹舉國入寇南至淄青淄川小郡城壘不完刺史吏民咸欲棄城奔於南山兵馬監押張蘊按劍厲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剽奪狄未至而吾民已殘矣刺史若出吾當斬以徇由是無敢動者後為環州馬嶺鎮監押雖處窮塞猶建孔子祠刻石為記慶曆中范文正公過其地書其碑陰以美之蘊二子揆揆以文學才行有名于世皆登侍從

劉輝

鈇山劉輝俊敏有詞學嘉祐初連冠國庠及天府進士四年崇政殿試又為天下第一得大理評事簽書建康判官喪其祖母乞解官以嫡孫承重服國朝有諸叔而適孫承重服者自輝始輝哀族人之不能為生者買田數百畝以養之四方士人從輝學者甚眾乃擇山谷勝處以處之縣大夫易其里曰義榮社名其館曰義榮齋未終喪而卒士大夫惜之初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置義田及後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成其志而輝於初仕家無餘貲能力為之士君子尤以為難

富大監王郎中

唐郎中褒嘗言昔知蘇州吳縣蘇州士大夫寓居者多然無不請託州縣獨致仕富大監嚴三年無事相

委又丘太博舜元言嘗知洪州新建縣洪之右族多撓官政惟致仕王郎中述安貧杜門衣食不足而未始告人斯二人者天下固未嘗知其廉節也

劉煥

康定中趙元昊既虜劉平遂納吐蕃母與中國通陰相為援朝廷患之擇能使絕域者將以恩信喻喃氏尚書屯田員外郎劉煥上書請行間道馳至青唐城譙讓喃氏皆頓首悔謝請以死捍邊因盡圖其地形并誓書還奏仁宗加歎進直昭文館俄而无昊臣伏再加刑部郎中賜金紫煥之奉使也或數日不得食於佩囊中得風藥數粒咀潤咽喉喃囉囉吐蕃呼字稱焉囉譯為鬼子也更鼓自昏達旦三槌而已每有公事量大小以綿帛錦綺裹其訟牒物多者為有理



王逵

王逵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父，親信之。既而夫曇應募兵，以選入捧日軍。九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治獄方急。曇平生親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逵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坐貶南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出城。諸子皆流嶺外，逵追哭送之。防者遇之，逵曰：「我主人也，豈得不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從者皆辭去曰：「某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死。旁無家人，逵使母守其屍，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逵賤隸也，非知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振救邪？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誓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凍水紀聞

測

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於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公卿，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犬，遠避去之，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振救邪？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誓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凍水紀聞

潘盜謝福

皇祐四年五月，廣原蠻儂智高率眾陷邕，又將襲廣。至梧州，有潘盜者，弃妻子，儒衣常持一大篋，行坐獨語南粵，謂愚為盜。儂賊聞其異，召而問曰：「吾形貌如何？」盜曰：「汝一賊爾，他元所類。」又問曰：「梧州幾日可陷？」

曰百年亦不可陷。又曰吾欲據此城以有南粵如何。曰汝將斬首豈能有粵邪。賊遂害之。一日城西有人疾呼曰城中將士宜無懈賊計窮矣。明日當燒西門。急備水以滅之。問曰汝何人。曰虎翼兵謝福也。先為賊虜。今不忍負國。故以死告。語罷賊殺之。明日果以硫黃聚草燒西門。賴水撲滅。賊方解去。湘山野錄

將帥才略

曹武惠

曹武惠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武惠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視無所視。後果為樞密使相。卒贈濟陽王。配享帝食。公雖兼領將相。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不名呼下吏。吏之稟白者。雖劇暑不冠。不與見。伐江

南西蜀二國。諸將皆困載而歸。惟公但圖史衾篋而已。為藩帥。中塗遇朝紳。必引車為避。過市。戢其傳呵。戒導吏去馬。不得越十輪。恐壅過市井。性仁恕。清慎無撓。強記善談論。清白如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至坐武帳。止衣戈紼紵素而已。征幽州。偶失律於涿鹿。素服待罪。趙參政昌言請按朝廷察之。止責右騎衛上將軍。未幾遂起。趙參政自延安還。因事被劾於尚書省。久不許見。時公已復樞密使。三抗疏力雪之。方許朝謁。士論歎伏。天禧三年。授使相。拜制。未久而卒。

玉壺清話

二

曹彬事 太祖時將討金陵。責後主稱疾不朝之罪。以彬長者令為統帥。將終全其城。彬累遣言城中大

軍決取十一月二十七日破賊宜早為之圖後主將遣其愛子清源郡公仲寓入覲至仲冬下旬日日克期仲寓將出彬屢遣督之言郎君到寨即四面罷攻終惑左右之言以為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而取蓋敵人之言豈足為信但報言行李之物未備宮中之宴餞未畢將以二十七日出彬又令懇言至二十六日亦無及矣果以是日城陷整軍成列至其宮城門後主方開門奉表納降彬荅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後主誓言若祖稷失守當携血屬以赴大既見彬彬諭以歸朝俸賜有限費用至廣當厚自齎裝既歸有司之籍則無及矣遣後主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祿皆力爭以為苟有不虞咎將誰執彬但笑而不荅迥等切諫彬遣五百人為伴致輜重登

火

舟有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命斬之負擔者罔敢蹉跎後主既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既失國殊無心問家計既升舟隨軍官吏入觀宮屏幃几硯什器皆設不動所賣持鮮矣後賈黃中知州因領賓客歷覽宮內見一斜門封鎖甚固即召官吏同啓鎖視之得金寶受用物計直三百萬緡城之陷也有淨德尼院近四十餘眾皆宮中人出家者也城危亦積薪於院庭後主悔之約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當皆焚死是日浙兵縱火淨德遙觀其焰起一院四十人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

楊文公談苑

三

曹冀王彬前後受命帥師征討諸國九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臣顯著為諸

火

將之首諸子皆賢令瑋琮瓌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把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壇其後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慈聖太宗輔佐 仁祖母儀累朝聖功仁德天下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非元功陰德享報深厚何以至此雖漢馬唐郭殆無以過嗚呼盛哉 澗水燕談

四

曹武惠王 彬 國朝名將勲業之盛無與爲比嘗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公曰時方大冬牆壁瓦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其仁心愛物蓋如此既平江南回諧閣門入見膀子繻奉勅江南幹當公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 涑水紀聞

辛仲甫

太祖問趙韓王儒臣中有材勇兼濟人何人趙以辛仲甫爲對曰仲甫材勇有文須從事於郭崇教其射法後崇反師之贍辯宏博縱橫可用遂召見時 太祖方以武臣戡定寰宇更不服它試便令武庫以烏漆新勁弓令射仲甫輕挽即圓破的而中又取堅鎧令掇之若被單衣 太祖大稱愛仲甫奏曰臣不幸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臣雖遇昌時陛下止以武夫之藝試臣一刃一矢其誰不能 上慰之曰果有奇節用卿非晚後揚歷險易雍熙三年參大政公常爲起居舍人使契丹虜主曰中朝黨進者真驍將也如進輩有幾虜所以固矜者意謂進本虜族中國無也公丞對若進輩鷹犬鴛材爾行伍中

若進者不可勝數虜主少沮以意致執之卒曰兩以誠講好今偷約見逼臣有死而已嘗笑李陵輩苟生其恥於羊酪之域無足取也契丹厚賂遣之度其志必不可奪也

### 折御卿

折御卿淳化中拜永安節度使府總管契丹萬餘騎忽入寇御卿一擊遂敗斬五千級獲馬千匹擒司徒舍利數十人虜中號為突厥太尉太宗大賞之自後世襲其爵子孫繼為府州總管治其郡夏倚中立常言嘉祐中為麟倅公牒至府其州將乃御卿四世孫不類胡種雖為雲中北州大族風貌尅厚揖讓和雅其子弟亦粗知書留州中九數日出圖史器玩琴樽弧矢之具雖皇州播紳家止於是爾信乎文德之

遐被秣數馬於庭雖上閑殆少每歲仲春縱遊牝於燕山孕婦於櫪任其自產其種必渥洼也然其牝罕有婦者

### 馬太尉

真宗車駕在澶淵大將王超擁兵十萬屯真定逗留不進馬太尉知節移書詎讓復辭以中渡無橋徒涉為患公命工度才一夕而就始肯出兵知節全義之子七歲父卒太祖軫念曰真羽林孤兒也召入內送國子學列青衿曾子之間御賜今名後果有立纔三十餘為樞密使咸平初帥秦號為善政秦賈羗酋不敢犯邊水泉銀鈔累歲不發歲課不除主吏破產鞭扑累世公三奏悉已之知延州戎人將謀入鈔值

上元令大張燈累夕大開諸門虜不測即皆引去

李士衡

李少衡少時一俠者遺一劍囑之曰君他日發迹在於劍記之後為秘書丞知劍州王均亂成都陷漢州進攻綿不下因趨劍門士衡預度寇至城必不能守縱金帛居民保劍閣焚其倉庫厚募軍卒之流逆者得數千人賊果至公與監兵裴臻據關擊之倉廩既焚數夕大冰雪均眾食敗糟木皮臻與再戰斬凍餒者三千級墮崖壑者無算賊宵遁保益州馳奏既上除士衡度支員外郎臻崇儀使公果因劍發迹以至貴顯建卒劍亦失之

雷宣徽

雷宣徽有終李順亂為峽漕調發兵食規畫戎事大

有紀律至廣安軍賊勢充斥公瀕江之南樹柵一夕陰晦賊眾掩至鼓譟舉火公安坐揖髮氣貌自若賊既合公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亂赴水大死者無數遷右諫議知益州寓佛舍度賊必至命左右重關召士人嚴更警備初夕間道而出賊圍寺數重及寺壞惟得擊拆者公喜施與豐於宴犒費不足則傾私帑給之奉身止銅鞍勒而已頗陟道因讀史廢書留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載萬事都已悲夫景德初卒

王顯

王顯太宗在藩與周瑩為給侍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將相但無陰德爾及長太宗愛之曰爾

非儒家。奈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面牆。取軍誠三篇令誦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一且道士通刺為謁。破冠褐。自稱鄴都觀主。笑則口角至耳。亂鬢若剛鬣。謂顯曰。昨日上帝牒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収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筭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叱起後日契丹。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兩虜弓皆皮弦。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斬二萬級。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 楊信

楊信高陽人。忠朴善御士卒。開寶三年為散指揮。解舍直大內之北。一夕中夜忽夢巨龜銜敕。叩其寢。信

驚起披衣曰。大庭必有警果。太祖開玄武門。急召信入禁中。擒叛黨杜庭等十九人。陰以姓名授之。黎明盡為信所捕。上擒至。便殿不用吏鞠。面詰得實。悉戮于市。信忽患瘡。太祖惜其善撫轄。以重兵之柄委之。雖不能語。而申明紀律。嚴肅有度。有女童曰。王奴者。天賦其惠。善揣信意。九奏事。及指揮軍律。賓客語論。但回顧。王奴盡掌其字。悉能代信語。輕重緩急。便否避就。盡協其意。病將革。忽能語。太宗親幸其第。信力疾扶於榻。感步叙謝。音詞明徹。至死猶叩頭乞嚴邊備。無忽亭障。信泣。太宗亦泣之。翌日卒。賜瑞玉小玦為舍。

舍

並玉壺清詩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四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五

將帥才略 田重進

田重進范陽人不識字忠朴有守 太宗在藩邸以酒餽賜之拒而不受使者曰晉王賜汝重進曰我只知有官家誰能喫他人酒食乎 太宗極許之後鄭文寶出漕陝右上囑付曰田某先帝宿將勇毅宜力卿善待之

李繼隆

李繼隆善馳驛日走四五百里征江南嘗往來覘兵勢中塗遇虎射殺之與吳人戰流矢中額曾堅不傷太祖欲仗用謂曰昇州平特獻書來當厚賞汝時軍中內侍數輩皆伺城陷事求獻捷會有機時當入奏



皆不願行。繼隆奏曰：金陸破在旦夕。上問安知。對曰：臣在途中遇太風，天地晦冥，城破之兆也。翌日捷至。太祖召謂曰：果如汝所料，是夜城陷，均其賞在。獻捷之上，除莊宅使。

### 曹武毅

曹武毅，翰魏人也。曹武惠，彬真定人也。二曹皆著名。謂之同宗。翰有宏傑偉特之度，能詩。有玉關集。領金吾日當直。太宗詔與語曰：朕曾覽卿詩，曾因國用頒金甲，恥為家貧賣寶刀。他日燕山磨峭壁，定應先勒大名。曹頗佳。朕每愛之。翰因叩謝。征幽州為東路總管。善風角。一夕角聲逆風至帳。翰促令擐帶曰：寇至之兆也。未幾果然大敗其寇於城下。從征幽州，率以部分攻城，忽得一蟹。翰曰：水物自陸棲，失依據也。

而足多有救。又蟹者解也。其將班師乎。果然其精敏率如此。並玉壘清話

### 范文正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魏公琦為經略，招討副使。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時范文正公仲淹守慶州，堅持五。可是時尹洙為秦州通判兼經略判官。一日將魏公命至慶州，約范公以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敗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韓公也。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未見其可。洙議不合，遽選魏公遂舉兵入界，而師次好水川。元昊設覆全師。

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而亡者父兄  
妻子號於馬首幾千皆持故衣紙招魂而哭曰汝皆  
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  
招討以歸乎既而哀慟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  
泣駐馬不能前者數刻范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  
勝敗於度外也

東軒筆錄

曹煒

曹侍中將薨神宗親臨視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  
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煒與煒材器有取臣若  
內舉皆堪為將上問其優劣對曰煒不如煒已而  
果然煒知秦州嘗出城以城上遮箭板太高召主者  
令下之主者對曰舊如此久矣煒怒曰舊固不可改  
邪命率出斬之僚佐以主者老將諳兵事罪小宜可

赦旨諫煒煒不聽卒誅之軍中懾伏西蕃犯塞候騎  
報虜將至煒方飲啗自若頃之報虜去城數里乃起  
貫戴以帛纏身令數人引之身停不動上馬出城望  
見虜陣有僧奔馬往來於陣前檢校煒問左右曰彼  
布陣乃用僧邪對曰不然此虜之貴人也煒問軍中  
誰善射者衆言李超煒即呼超指示之曰汝能取彼  
否對曰憑太保威靈願得十五騎裹送至虜陣前可  
以取之煒以百騎與之勅曰不獲而返當死遂至虜  
陣前騎左右開超射之一發而斃於是虜鳴笳嘯而  
遁煒以大軍乘之虜衆大敗出塞窮追俘斬萬計改  
邊鑿壕西蕃由是懾服至今不敢犯塞每言及煒則  
加手於頤呼之為父云煒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  
赴虜中軍吏來告煒方與客奕棋不應軍吏亟言之

額

煒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邪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涑水紀聞

### 李繼倫

端拱中或言威虜軍糧運而不續虜乘其虛將欲窺取朝廷亟遣大府李繼隆發鎮定卒萬餘護送芻粟數千輜重得實其廩虜謀報之率精銳萬餘騎邀於中道時尹繼倫為公邊都巡檢領步騎千巡徼邊野忽當虜鋒虜蔑視而不顧勁欲前掠繼倫為麾下曰虜氣銳於進吾當捲甲銜枚掩其後以擊之貪蛇勇行必忘其尾豈虞我之至耶遂飽秣飲膳飼其夕懷短兵嘿逐其後至唐河天未明虜騎去我軍將近遂釋鞅會食罷將戰舉兵一蹙如拉枯折朽胡為越且舉匕方食短兵擊折一臂乘馬先遁一皮室擊死皮

室者虜相也分飛潰亂自相蹂踐北窺之意遂以繼倫面色黧黑胡人相戒曰黑大王不可當後淳化中著作孫崇諫陷虜北歸太宗召見面詰虜廷事崇諫備奏唐河之役上始盡知之嘆曰奏邊者忌其功不狀其實以昧朕非卿安知遽加防禦使

### 許驥

許驥知益州歸首奏乞預為劍外之備上怪問之驥曰臣解秩時是無烽警富民浮窳易擾難安以物情料之但恐狂嘯不測既而非久李順果叛時皆伏其先見

### 張鑑

李順叛朝廷王繼恩討之既平除張尚書諫知益州繼恩等素失督御之略師旅驕狠諫密奏乞命近臣

分屯師旅以殺其勢朝廷命張鑑往之上召對後苑門鑑雖進士本出將家奏曰成都新復軍旅未和聞使命遽至質芴戎伍慮有猜懼變生不測乞假臣一安撫之命臣至彼自措置上喜納果以川峽分爲益梓利夔四路代還拜諫議

並玉壺清話

### 武行德

武行德太原榆次人身長八尺餘絕有膂力以負薪自給里人號爲一谷柴晉祖在鎮州日因出獵行德方入城鬻薪避道左晉祖見其魁岸駐馬問之怪所負薪異於常令左右數人不能舉竒其材因留帳下後至節帥中書令國初終太子太傅

### 呼延贊

呼延贊以武勇爲衛士直長自言受國恩深誓不與

契丹同生徧刺其體作赤心殺契丹字涅以黑文反其脣內亦刺之鞍韉兵仗戎具什器皆作其字或刺繡雕刻朱重爲之召善黥之卒橫劔於膝呼其妻責以受重祿無補報當黥而爲字以表感恩之意苟不然者立斷其首舉家皆號泣以謂婦人黥面非宜願刺臂許之諸子及僕妾亦然嘗延一舉子亟走不敢還顧贊曰是家心與我異卒不留之矣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鞭幞頭兩旁有刃皆重數十斤乘烏騅馬緋抹額慕尉遲鄂公之爲人自稱小尉遲母姓李拜鄭州靈顯王像爲舅自稱生以祭子病割股肉以爲羹食之數子亦有勇力日夕課其擊劍馳射槍鬪蹶張挽強持箠挺相擊撻殆無完膚幼子纔百晬服襁褓持登城樓擲於地不死人問其故曰聊試其命耳

爲忠佐都軍頭每至直舍中內侍近臣多環繞之贊  
取佩刀刺臂出血召從吏濡墨爲書奏言乞捍邊殺  
虜內侍或戲曰何不割心以明忠贊笑曰我非愛死  
但契丹未滅徒虛擲其軀耳出刺保州奏 太宗曰  
巨服飾奇異所過必觀者壅遏願勅郡縣發卒遮迺  
清道上咲而不許至團練使領軍頭

### 郭進

郭進少以壯勇依漢祖於太原開國歷刺史團練使  
國初遷潞州防禦使爲西州巡檢以鎮太原進御軍  
嚴而好殺部下整肅每帥師入晉境無不克捷  
太祖因遣戍西山必語之曰汝輩當謹奉法我猶赦  
汝郭進殺汝矣嘗擇御龍官三十人隸麾下押陣頭  
與晉人戰多退却進斬十餘人奏至 上方御便殿

閱武厲聲曰御龍官千百人中始選擇得一二而郭  
進小違節度遽殺之誠如此壘種徒兒亦不足供矣  
潛遣中使諭進曰恃其宿衛親近驕倨不稟令戮之  
甚得宜矣進感泣由是一軍精勇無敵上爲治第令  
廳堂悉用醜瓦有司言親王公主始得用此 上曰  
進事國盡忠我待之豈不以吾子有何不可哉  
太宗征太原比戎自石嶺關入援進大破之獻俘行  
在暴於城下并人喪氣遂約降以功高負氣監軍田  
欽祚所爲不法進屢以語侵之欽祚心銜因誣以佗  
事進不能甘自縊死 太宗微知之黜欽祚終其身  
不復用 楊文公談苑

### 曹太尉

曹太尉 韋知秦州立導內冠是時公方灼灸才數壯

猝起應敵指揮號令及事定久之瘡愈癩大數寸蓋用力氣使然也曹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餞將官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為節若曰下其食即某隊發比至水飯則捷報至矣大師料敵當如此

東晉記事

二

唃廝囉唐吐蕃贊普之後据邈川之宗哥城盡有河隍之地祥符中用蕃僧立遵之策將衆十萬穿古渭州入寇時曹瑋以引進使知秦州領騎卒六千守伏羌城聞賊已過畢利城瑋率諸將渡渭逆之遂合戰於三都谷賊軍雖衆然器甲殊少在後有所持皆白倍毛連以備劫虜而已瑋知其勢弱不足畏欲以氣陵之目引百騎穿賊陣出其後外高指揮軍中鼓噪

夾擊賊大潰斬首三千級明日視林薄間中傷及投崖死者萬計瑋之威名由是大震唃氏自此衰弱矣

東軒筆錄

楊無敵

楊業麟州人少倜儻任俠以射獵為事所獲比同輩嘗倍謂人曰我他日為將用兵亦如用鷹犬逐雉兔耳仕太原劉氏至建雄軍節度頻立戰功國人號為無敵太原平太宗得之甚喜釋縛授大將軍數月擢為鄭州防禦使以其知邊事俾為三交部署知代州虜寇鴈門北日南嚮業從後擊之虜大敗以功遷雲州觀察使雍熙中副潘美進討自雲應路以王侁劉文裕監其軍連接雲應寰朔四州次築乾羽會歧溝大軍不利班師美部遷四州民於內三虜齊妃及

耶律漢寧北皮室五押惕隱衆十餘萬後陷寰州業謂美等曰賊盛未可戰朝廷指令取四州民今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即雲州之衆先出我師次應州虜必悉衆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忽入石碣谷分強弩千人覘谷口騎士接於中路三州之衆萬全矣旡沮之曰今精兵數萬何畏懦如此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可也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旡曰君侯素號無敵逗撓不戰豈有他志乎業泣下曰業非愛死耳但時有未利殺傷士衆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君先死耳即部帳下騎兵數百人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業本太原降將當死上不殺寵以爵位委我以兵柄固願立尺寸功爲報豈肯縱虜不擊而懷

他志哉今諸君責以避敵當先死於虜因指陳家谷口曰公於此張步兵分強弩爲左右翼爲援業轉戰至此以步兵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如其言與旡等陳谷口自寅至巳旡使人登托邏臺望以爲虜寇遁走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而西南行二十里聞業麾兵却走業至暮達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哭再率帳下決戰身被十數鎗業撫下有恩時從卒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儻鳥獸散尚有還報天子者無與我俱死軍士皆泣不肯去其子延昭死之業獨手刃數百人後就擒太息曰上遇我厚爲姦臣所逼致敗何面目虜中求活哉遂不食三日死天下寃之聞者爲流涕上聞之旡文裕並除名配隸諸州厚贖業家錄其五子詔褒

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業子延明騎勇為邊將有威名戎人畏之楊文公談苑

崔翰

太原既平劉繼元降隨鑾輿將凱旋而三軍希賞諸將遽有平燕之請未敢聞之崔翰者晉朝之名將也奏曰當峻坂走丸之勢所至必順此若不取後恐人臍上然之改鑾北代功將集而班師因整旅徐還無河至金臺驛王師失制間或南潰者數千騎上遣翰以兵追之翰奏曰但乞陛下不問奔潰之罪臣願請單騎獨往河撈之而歸上許之翰策馬獨往追之將及揚鞭大呼諸君不須若耳何傷勿遽主上天鑑處置精明君等久負堅執銳衛駕遠征一日小忿豈不念父母妻子億戀之意耶上特遣吾邀

爾輩同還宜知幾速反衆稍稍遂聽收身而還夜半至營各分部直雞犬亦不鳴上喜密解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繫者玉壺清話

二

崔翰風儀偉秀有勇幹為天武左廂主太宗親征太原講武於西京時殿前都將楊義失瘖不能言指揮非便命翰代之翰執金鼓周旋進退軍容甚整上悅遣中使密以金帶賜之曰此我藩邸時所服者因謂左右曰若崔翰者必不事晉朝矣蓋言晉政多門武經廢紊也後為殿前都虞候从平晉陽時軍士立功未行賞賚遽有平燕之議諸將莫敢言翰曰此一事不可再舉乘破竹之勢取之甚易上信然之既而范陽班師至金臺驛中黃門闔承翰馳奏大軍



不整南面而潰。上令翰率衛士十餘人止之。翰請單騎徑往告諭。衆稍稍乃定。不戮一人。上甚嘉之。後遷領節鎮。

張文定

皇祐末，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事平，張文公悉分屯於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以有警急，則召之以省芻糧。謂之下蕃兵。關西震聳。方平仍驛書言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本路。樞密使張昇言於上曰：臣昔在秦鳳邊，人言虜欲入寇者，前後甚衆，皆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計也。請少須之。上從之。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西去，擊董氈矣。諒祚尋復為董氈所敗，築堡於古渭州之側，砌還。

侍其淵

儂智高困廣州，轉運使王罕嬰城拒守。都監侍其淵晝夜未嘗眠。久之，將士疲極，有裨將誘士卒下城，欲與之降賊。淵適遇之，諭士卒曰：汝曹降賊，必驅汝為奴僕，負擔歸其窠穴。朝廷又誅汝父母妻子，不若併力完城。豈唯保汝家，亦將有功受賞矣。士卒乃復還。登城，罕夜寢於城上。淵忽來，徐撼而覺之，曰：公勿驚。公隨身有弓弩乎？罕曰：有。乃與罕帥弩手二十餘人，銜枚至一處，俯見賊已踰壕，蟻附登城。將及堞矣。城上人皆不覺。淵指示弩手，使射之。賊乃走出壕外。及賊退，淵終不言裨將謀叛之事。熙寧中，致仕。介甫知其為人，特除一子官。給全俸。淵年八十餘，氣志安強。范堯夫以為陰德之報云。

劉吉

劉吉江左人。有膂力尚氣。事後主爲傳詔承旨。忠於所奉。歸補供奉官。以習知河渠利害。委以八作之務。太平興國中。河大決。吉護之。與丁夫同甘苦。使者至訪吉。不獲。甚怒。乃著皂幘頭。短布褐。獨負二囊土。爲先道戒。從吏勿敢言。使者密訪得之。白。太宗太宗厚賜之。內侍石全振者。領護河堤。尤苛急。自謂石爆裂。言其性多暴怒也。居常侵侮吉。吉默然不校。一日與吉乘小艇。督役至中流。吉語之曰。君特貴近。見凌已甚。我不畏死。當與君同。見河伯耳。遂蕩舟覆之。全振號哭。搏頰求哀。乞命乃止。自是小復敢侵吉。其父本燕薊人。自受李氏恩。常分祿以濟其子孫。朔望必詣其第。求拜後主。自李氏子姓。雖童幼。必拜之。執臣

僕之禮。後遷崇儀使。其刺字謁吳中故舊。題僧壁驛亭。但稱江南人。劉吉示不忘本也。有詩三百首。目爲釣鰲集。除鉉爲之序。其首篇贈隱者。有一箭不中鵠。五湖歸釣魚之句。人多誦之。以其塞決河有方略。人目爲劉跋江。名震河上。

王隱

王隱本期門健步。隸皇城司。太平興國中。河大決。調發緣河丁夫數十萬。塞之。將下大槌合堤口。日遣健步數輩來往偵報。將合龍門。九健步兩輩至。上召問云。河決已塞。水復故道。隱續至。其言亦然。且云。初來時。頗見津流未斷。恐尚煩聖念。上怒。令拘之。少頃。報至。果水勢猛暴。衝大槌。復潰注數郡。上召隱慰諭。立遷小校。自是或補擬親從。列校。必首記其名。

多蒙超擢。至道初，東宮建擇親衛指揮使二人，已得劉謙尚闕一名。上曰：王隱忠直不妄語，可以補之。後至侍衛步軍都指揮使保順軍節度使，隱無它能，由一言之不誑人主而克享世福，况積德者乎。

### 張繼能

內侍張繼能嘗為鎮戎軍鈐轄。初古原州自唐已來陷於党項，徙治平涼縣。繼遷之叛，李繼隆繼和建議城古原州以保障內屬藩部，併力禦賊，是為鎮戎軍。以隆和知軍事，幾七八年，繼能為鈐轄，題詩於廳事曰：夜聞磧外鈴聲苦，曉聽城頭角調哀。不是感恩心似鐵，誰人肯向此中來。繼能讀書有識略，忠直好談論，知治體，今為入都內領郡。並楊文公議苑

### 王德用

真宗上僊時，雖仲春而大雪苦寒，莊獻太后詔賜坐甲衛士酒，獨王德用所轄禁旅不得飲。后以問德用，德用曰：衛士荷先帝恩德厚矣，今率土崩心，安忍縱飲矧嗣君尚少，未親萬機，不幸一夫酗酒奮臂狂呼，得不動人心耶。后大歡賞，自是有意大用。

### 龐莊敏

皇祐五年，儂智高陷二廣，詔樞密副使狄青督諸將討之。言事者以青武人不可專用，請以文臣副之者。仁宗以問龐莊敏，公曰：向者王師所以屢敗，由大將不足以統一偏裨，人人自用，故遇敵輒北。劉平以來，敗軍覆將莫不由此。青勇果有智略，善用兵，必能辦賊，願勿憂。仁宗乃詔行營請軍，皆受青節制。賊平，處置民事，則余孫冕、余靖共議及捷報至，上喜謂

莊敏曰嶺表平殄皆卿之功也

王武恭

王武恭公德用寬厚善撫御其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閭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北虜常呼其名小驚小兒其為戎狄畏服如此皇祐末仁宗以為樞密使而以富韓公為宰相是冬契丹使至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為樞密使富公為相得人矣上聞甚喜

狄武襄

狄武襄公青初以散直為延州指使是時西邊用兵公材勇智略頗立戰功常被髮面銅具馳突賊圍敵人畏懼無敢當者公識度閑遠士大夫翕然稱之而尤為韓魏公范文正公所深知稱為國器文正授以

春秋漢書曰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尚也公於是博覽書史通究古人已而立大功登輔弼書勲史策配享宗廟為宋名將天下稱其賢公初為延州指使後顯貴天下猶呼公為狄天使並隴水燕談

二

狄青初延州指使與西賊大小二十五戰每戰帶銅面具被髮出入行陣間九八中箭累至涇原路招討副使上未識其面欲召見之會戎寇邊急上令圖其形以准其後為樞密使是時予為諫官人有相侵夜吟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捻一般只在汾河川子畔以為未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性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予應之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為適以啟君

姓

狄青之征儂智高也。自過桂色，即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既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頓軍崑崙關下，翌日將度關，辰起，諸將張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親吏疑之，遽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但俄有軍候至曰：宜徽傳語諸官，請過關喫食。方知青以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東軒筆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五十五

狐青之御機智高也自通雅色却以辨色時先錄行  
 先錄既行書乃出帳受簡視命諸將坐飲酒一應小  
 餐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頃軍萬營關下翌日將  
 度關及起諸將寢立甚久而青尚未坐殆至日高頗  
 更疑之適入帳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顧驚  
 相徵有軍候至曰宜徵傳語諸官請過關與食方知  
 青以微服同先鋒度關矣

新雕 其朝類 卷第五十五



110X  
40  
15